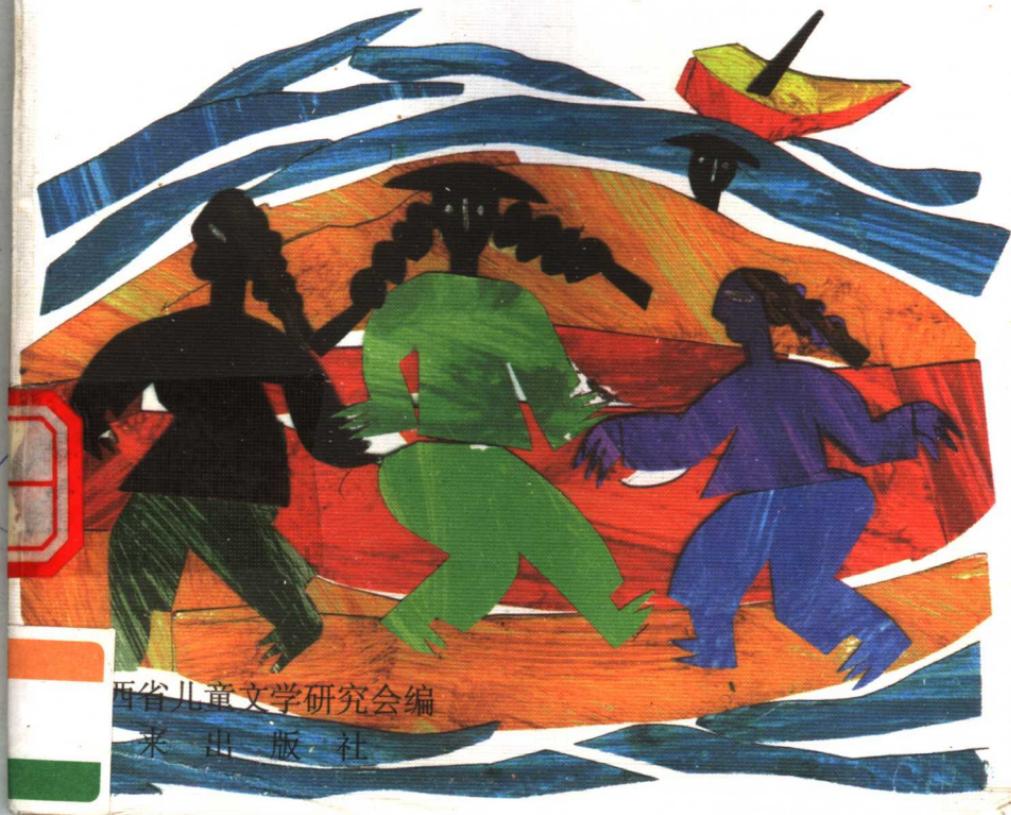


黄、士、绿、原、从、书

我们的

『三潮水』

陕西省儿童文学作家小说选



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编
来出版社

黄 土 绿 原 从 书

我们的

『三潮水』

陕西省儿童文学作家小说选



陕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编
未 来 出 版 社

黄土绿原丛书

我们的“三潮水”

——陕西省儿童文学作家小说选

陕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 编

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西安市永惠彩色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.875 插页 5

字数 150000 印数 1 - 3000

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417 - 1939 - 0/I · 418

定价 12.00 元

序

李嘉水

翻阅这部八本《黄土绿原》丛书，只觉厚墩墩、沉甸甸的，使我感到一阵惊喜。

引起我惊喜的原因是，丛书集纳了我省四十多位儿童文学作家，编选了约 120 万字的作品，可谓煌煌大作，洋洋大观。无疑，这是献给孩子们的一份丰盛的礼品，也是献给祖国 50 周年的一份厚重的礼物。

这部丛书显著的特色在于全是精品佳作，从每一个作家数量众多的作品中，选取了最为孩子们喜爱的读物。这里包括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寓言和童话，分别结集为《月儿》、《我们的“三潮水”》、《穷山饿石间的生命》和《会唱歌的小木屋》。还有儿童文学作





家似田自选集《一只狐狸和三只笨熊》，延玲玉自选集《大鼻子、蓝鼻子和红鼻子》，徐岳自选集《聪明的秘密》和杨德新的译作选集《神奇的小匣子》等。从这些作家自选再经编辑筛选的精品文库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编撰者的良苦用心，这就是对孩子们满腔热忱的极端负责的精神。这种精神非常可贵，令人起敬！

把最好的作品献给孩子们，为孩子们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，这是儿童文学作家们和出版家们所肩负的神圣使命！

特别使人喜悦的是，丛书里罗列了那么多不辱使命的儿童文学作家，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。开国之初，我省专门为孩子们写作的作家寥寥无几，半个世纪之后，竟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一个可观的作家群，真乃人才济济，不胜感慨。这里既有早已闻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李凤杰、似田、徐岳、周竟、王宜振、鱼在洋等人，还有不少颇具实力的中年作家刘成章、京夫、赵熙、李天芳、韩起、陈长吟、雷乐长等加盟儿童文学行列，更有许多风华正茂的中青年作家如延玲玉、杨德新、冯积岐、张淑琴、袁银波、宁有

2 序

○黄土绿原丛书

志、郑福荣、岳智慧、杨石珊等等(恕我不一一列举)，成为儿童文学园地的活跃人物。这支庞大的儿童文学群体，显示了我省儿童文学的实力，大大壮大了儿童文学队伍，他们为儿童文学花苑里不断增添着鲜艳的花朵，从而促进了我省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。

这些儿童文学作家们，都怀有一颗炽烈的爱心，悉心为孩子们着想，为孩子们创作，不断开拓儿童文学新的题材领域，不断探索儿童文学的表现手法，张开了想像飞翔的翅膀，总是在寻找适合孩子们感兴趣的的艺术形式，引导孩子们求真、向善、趋美，鄙视假丑恶的行径，开启孩子们的智慧，提高孩子们的素质。他们已经做出了出色的贡献，并将继续写出不辜负孩子们希望的作品来。我这里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。

这部精美的《黄土绿原》丛书的出版，得力于陕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和未来出版社的编辑们，他们为此付出了鲜为人知的辛勤劳动，为儿童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！

1999年4月于雍村

目 录

周 党 霍长军

雁泪 (1)

周 党

鶲鶲 (14)

鱼在洋

我们的“三潮水” (1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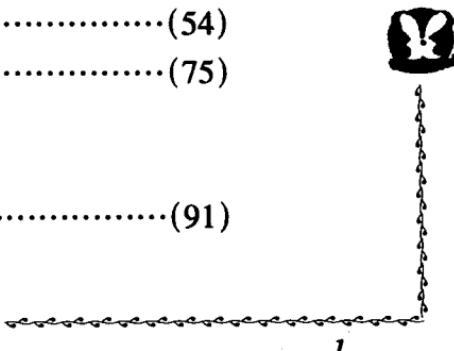
撵走的和撵不走的 (35)

无处藏身 (54)

火祭 (75)

陈长吟

雨中的猫儿 (91)



	好娃生生(115)
	红椿村的娃娃头儿(125)
石 燕		



楼下的琴声.....(141)

安武林

我是米果儿(144)
钥匙(157)
大山里的孩子(167)

杨石珊

意外频仍(181)
作弊研讨会(202)
看瓜(221)

周海峰

月亮圆圆，月亮弯弯(233)
小燕(250)

袁银波

○黄土绿原丛书

灰灰王子.....(257)

两棵梨树.....(268)

杨广虎

初三情结.....(276)

贺峰峰

哨位上的小狗.....(329)

后记.....(337)



雁 泪

周 竞 霍长军

久雨初晴，是猎雁的绝妙时机！我一撒腿跑回家，背上独角龙，带上欢蹦乱跳的猎犬阿黑，兴冲冲地直奔雁湖而去。

我光着脚丫，半挽着裤腿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一边走，一边看。嗬！雨后的雁湖景色竟是这般的奇妙哩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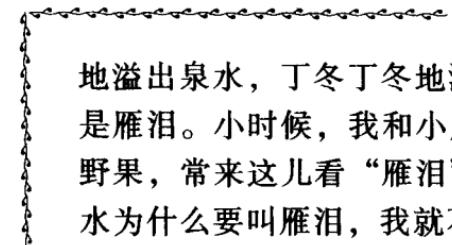
泛着碧蓝光亮的湖面上，漫漫水气在半空凝成一片淡淡的白雾，它轻缓缓地往上浮动，愈聚愈浓，愈聚愈白……

“丁冬！” “丁冬！……”

远远地，就听见“雁泪”的声音。

原来，雁山山腰陡峭的悬崖上，有一块突出的岩石，形状很像雁的头，岩石两边各有一个洞，就像是雁的眼睛，这“眼睛”总是一滴一滴





地溢出泉水，丁冬丁冬地滴进湖里，爷爷说那就是雁泪。小时候，我和小虎、山蛋蛋他们上山采野果，常来这儿看“雁泪”。但这滴答滴答的泉水为什么要叫雁泪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


猛地，蒲草下面传出一阵喧闹声，听声音，距离我非常近。我急忙把阿黑唤到身边，端枪在手，小心地拨开蒲草，朝宽阔的水域一看，高兴极了。

一群姿态健美的雁，悠闲地在戏着水。我正要抽身退步，准备绕到雁群的侧面去，倏地一下，从眼皮下的草丛里窜出两个黑呼呼的影子，翅膀击水的声响真大，吓得我一跳，慌忙朝着黑影就是一枪。

打中了！两只掉下一只。阿黑兴匆匆地跃下水把猎物叼回来。我以为是雁，一看，却是一只很肥的赤麻鸭。

枪声惊动了湖里嬉戏的雁群。但它们惊而不乱，一声雁唳，腾空而起，几起几落之后，立刻变成一字长行，越过雁山，消隐在白云深处。

惊飞的雁群过一会还要回来的，可是我求猎心切，拾起赤麻鸭，抄近路急忙向山北奔去。

2 雁 泪

秋天的刺蒺藜真厉害，像锯齿一样，把我腿上划了一条条血道子，草叶上的水珠一浇，还真有点痛，尤其走过小溪流的时候，血口被水一泡，又疼又痒……

秋雨下多了，流不出去，汇集在低洼处，把互不相通的臭水池子和沼泽地连在一起，流进了河岔子。这样一来，死水变成了活水。虽然是活水，但流淌的速度极慢。死池子和沼泽地的水皮上，从夏天开始，一直被细碎密聚的水藻和衔接一片的菱角秧叶浮盖得严严实实。现在，缓动的暗流把浮叶和萍藻冲散了，水面上一片叶绿一片光亮……那是什么呢？黑压压的一片，浮在水面上……我眯细眼睛再看了一下，哈！是群雁！

顿时，我忘了跋山涉水的疲倦，借着草丛的遮掩，悄悄地向雁群靠近，在一片蒲草后的泥沼里站住。

阿黑偏偏在这时候弄出一连串水响。机警的雁群即起飞，十几只一群，这回排成“人”字形，边飞边叫，越过雁山，又回雁湖了。

没法子，我只好顺着来路，重返雁湖。一路走一路暗暗给自己下一道死命令：一定要打一只





雁，不然就不配当小猎手！我要让爷爷看看我的本事。

决心一下，顿时不知从哪冒出一股劲，半小时后，又回到雁湖边上。这回，我怕阿黑再弄出响声，严令它趴在草丛里，不听到枪声，不许过来，自己借着深草的掩护，悄悄摸上去。透过蒲草的空隙一看，雁群正在湖上，它们一对对、一双双，悠然地漂浮着，或振翅洗翎，或泼水相戏，或追逐扑咬……忽然，有一对雁，东张张、西望望，缩头缩脑地踱上岸，在草丛下徘徊寻吃成熟的草果……哎？！又有一对羽色艳丽、身姿健美的雁，朝着我这儿轻悠悠地凫过来，雌在前，雄在后，愈来愈近，可以看清它们的眼睛了！呀，那对闪闪发亮的眼睛里，好像充满了快乐……

该动手了。我稳稳神儿，憋住一口气：“砰！……”

群雁惊飞。眼前这一对也双双跃出湖面，可是有一只在飞离水面十几米的空中猛地一个翻跃，接着耷拉下翅膀，重重地摔在靠岸的水边。

我喜欢得一步从蒲草后蹦出去，可动作迅速

○黄土绿原丛书

的阿黑却抢在前，“嗖”地跃下水，一口咬住拼命挣扎的雁颈——是只雌雁。

我从阿黑嘴巴里接过雁一看，阿黑咬的太狠了，它已经死了。我掂量一下，好肥大的雁哪！

倏地，一团黑影，带着一股风响朝我扑来，我急忙一闪，耳朵却被雁的翅膀擦了一下。我猛抬头去看，是那只雄雁！只见它猛烈地扇着双翅，直直地挺着脖子，它的头和脖子上的毛很少了，大概是火药烧掉的吧？这时，它发出一连串急促而凄绝的哀叫，在我头上盘旋，离我那么近，以至可以看见它眼睛里悲愤的怒火……

这大胆的狂雁！——找死呀？我赶紧给独角龙压上一颗子弹。那雁也真鬼，没再往下冲，而是飞高了一点，一个劲儿地在我头顶上盘旋……

回到家里，爷爷早就从乡上开会回来了，他看看我拎着死雁，皱皱眉问：

“哦，是一只田雁，在哪儿打的？”

“雁湖啊……”

“好小子！你敢自做主张？为啥不和我说一声？”

本想在爷爷面前显显本事，谁知却……我挺





生气，一头钻进我的小屋去了，心想：爷爷真是个怪老头！打一只雁有啥不得了的？又不是国家禁猎的珍禽奇兽？

正闷闷地想着呢，爷爷换了一副笑呵呵的面孔进来了。他就这样，每次我一生气，他就给我讲一段打猎的故事，把我哄笑。

黎明前的夜风很猛，刮得湖边的草像醉汉一样，东摇西晃；草叶片磨擦的刷刷声、湖浪叩击岸石的拍击声，随着“雁泪”的丁冬声，混合在一起，似一首催眠曲，轻唤着黎明前的寂静……在湖心，沉入梦中的雁们，双双对对，相依相偎，睡得那么安稳，那么香甜，就连风把它们吹得渐渐漂到岸边，也毫不知觉。

它们有什么担忧的？有雄雁——那刚刚沦落的雁奴，机警地立在北面的岩石上，昂着秃了的头，扭动着掉了毛的脖子，不停地四下观望……

倏地，从离我二三十米远的草丛里闪出两团幽暗的绿光，这光像两支小小的探照灯，在靠近岸边的水域一扫之后，顺着岸边向漂过来的雁群移动过去……

这时，哨兵——机警的雁奴，立刻发出危险

警报。群雁被惊醒了，跃上夜空，可那两团幽暗的绿光却消失在黑魆魆的草丛里。

群雁低空盘绕了一圈，又纷纷落回湖里，把雁奴围在中间，你一嘴、它一啄地咬开了。它一边躲闪，一边断断续续地发出痛苦的哀叫……

我又着急，又难受，又忿恨。只有我清楚，那哀哀的呻吟声里，饱含着多少难诉的委屈啊！

一会儿，群雁对它惩罚够了，双双对对凫到湖心，在刷刷刷、啪啪啪和丁冬丁冬的节奏声中，重入梦乡。

雁奴一拐一拐地、摇摆着被啄得蓬蓬乱乱的身体，回到那块岩石上，月光下我看多么清晰，它眼睛闪着光点，哦，一定是流了泪。它默默地用扁嘴巴梳理好羽毛，显得恓恓惶惶，但依然昂头四顾……

夜风，把浮在湖心的雁群又吹到湖边。倏地，幽灵似的绿光又出现了，并且很快地向岸边移动……

雁奴眼睛真尖，它立刻昂头大叫，发出危险信号！

在群雁又凌空而起的同时，绿光又骤然消失



在草丛里。群雁仍然低空寻飞一圈，它们没有发现什么。这次，它们比刚才还恼怒，大概是怪罪雁奴又一次虚报军情冲断了它们的好梦？它们真凶狠！齐声叫喊着朝雁奴扑去，一个个轮番啄咬，有几只甚至踩在雁奴发抖的身子上……雁奴拼命挣扎着，但毕竟势单力薄，只好唳声凄叫，后来，凄厉的叫声也渐渐减弱下去……

我伏在草丛里，心里难受极了！这都是我打死了雌雁给它造成的不幸啊！群雁咬在它的身上，就像咬在我的心上一样。唉，雄雁呀，我是有罪的！此刻，我多么懊悔白天的行动啊！

天放亮了。雁湖畔的一切都显露出淡淡的轮廓，一会儿，那层笼罩在湖畔的淡雾便消失了，山、草、湖面、雁奴和雁群，完全暴露在我的眼前了。我这才清楚地看见，仅仅一夜的功夫，雄雁瘦多了。它形容憔悴，神色抑郁，泪光闪闪，惶惶地竦立在岩石上，依旧举头四顾。

群雁不睡了，开始了一天的新生活。它们有的用水洗翅儿，有的扬翅儿欢叫，有的追逐水面泛起的气泡捉鱼吃……有一对雁，嘎嘎地叫几声，一前一后地摇摆着上了岸，在草边觅食……

8 雁 泪